



康巴周末

【第918期】

封面

2021年9月17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陈希 图片总监：廖华云 编辑：杨礼

6版

康藏人文

石头

在沟壑之间，一座座石磨坊以水而建，两扇硕大的石头互相咬合着，玉米等坚硬的粮食落进两扇石磨中间的孔洞中，随着石磨的旋转，那些粮食已粉身碎骨。

7版

康巴文学

温暖

四月的刺槐又开始散出体内的香味，它们深藏在大气中的精纯，一次又一次让我发现，我置身于天地间最幸福的花园。

8版

文化视野

杜甫诗歌的承传

杜甫是唐代诗歌的巨擘，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，可与日月齐辉。作为子孙，他光耀门楣；作为父亲，他对儿子寄予希望也再正常不过了。

5

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· 立足甘孜 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

静水深流

写给扎根甘孜大地的支边生朋友们

◎罗凌 文/图

A 好消息

郭茜走出公寓大门，穿过小区的花坛，眨眼功夫，就到了县城的主街道。站在人行道上，他侧过头，朝自家的窗户望了一眼。窗子翕了一条缝，为的是不让养着的几盆绿植干涸，妻女远在重庆，他一个人早出晚归，没有更多的时间打理，只能一次性把花浇透，再开窗自然充氧。窗子又不能开得太大，下午若是吹风就麻烦了。确定了以后，他转过身，不慌不忙地向攻坚办走去。

这是2020年2月18日，星期二，很平常的一天。对生活在7852平方公里土地上的5万巴塘人来说，却是非常重要的纪念日。巴塘摘掉了“国家贫困县”的穷帽，历史将浓墨重彩地添写一笔，川西高原的小江南从此萌生了新的希望。

已经翻年，别处还是寒冬，人人裹得像粽子。巴塘则不同，在金沙江的滋润下，阳光和煦，暖意融融，没有几个人穿厚重的冬衣。山间的雪松、侧柏郁郁葱葱，杏树、桃柳、紫薇、金桂全都铆足了劲，争抢着想蹭出点新绿来。“网红”打卡的田园栈道上行人如织。“含巴塘县在内的全省31个贫困县达到退出标准，甘孜州实现全域脱贫摘帽”的消息，二月春风般吹遍了这片广袤的大地的每个角落，本地各媒体高密度报道着：“巴塘脱贫了！”

县攻坚办会议室里，一缕阳光照着郭茜燕麦色的脸庞，光影的微波隐去了眼角的皱纹。主任召集全体职工开会，向大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，又让郭茜传达了另一份文件精神。当过老师的人，只要一开口，就中气十足：“巴塘县高质量实现了2107户9860人脱贫，61个村退出和县摘帽目标，贫困发生率由21.17%降至为零，全县摆脱了区域性整体贫困。2018、2019年连续两年获得全省脱贫攻坚年度绩效考核‘先进县’。”大家雀跃起来，文秘人员们十分高兴，在这场艰难的战斗里，虽然他们的工作平凡、琐碎又不起眼，但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又何尝没有饱含他们的汗水与奉献呢。

微信朋友圈也相当热闹。各大网站竞相发布了巴塘摘帽的消息，除了这件大喜事，一连串的信息还跟他自己有关，郭茜被光荣地评为全县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了。一大堆祝贺的信息接踵而至，竹巴龙乡水磨沟村第一书记土登曲批是个90后小男生，年轻人就是年轻人，文字夹杂着好几个龇牙咧嘴以及撒花加祝福的表情，郭茜不由得淡淡一笑。一年前，他抽调到攻坚办，土登曲批就接替了他所在的竹巴龙乡第一书记的岗位，一个人承担两份工作，很辛苦。他迅速回复：“谢谢兄弟。”朋友圈里，还有二十几条祝贺他评上先进个人的，附有文件截图，隔着屏幕都有些尴尬。点开一个帖子，他点了一个赞，马上又取消了，总不能自己赞自己嘛。思忖片刻，在这些帖子下面统一回复了两个字：谢谢。

郭茜就是这样，悲也好，喜也罢，表情永远淡淡的。尽管沉默寡言，快乐与痛苦都深藏心底，但年轻时他也是一枚文艺男青年，骨子里还是感性细腻的。如果要形容他的状态，没有比“静水深流”这个词更适合他了。



郭茜

B 列布西村

三年前，郭茜到竹巴龙乡列布西村当第一书记。在藏语里，“列布西”的意思是“盛产藏梨的深沟”，这个地方出水果，藏梨尤其好。村子远离金沙江，对面是西藏的芒康县，高山峡谷间，夹着一条无名小河。列布西村土地面积少，没什么产业。23户147人或集中、或零散地分布在山脚和山腰，建档立卡贫困户有5户23人。一直在县城工作，第一次长住区乡，而且还是穷乡僻壤的腹地，他有一种新鲜感，又深感心酸。出身农村家庭，他了解农民和农民的贫困。刚来支边时，在人民小学任教。他的班上有个农村学生，父亲瘫痪，母亲给别人当保姆，家里有弟弟妹妹。孩子面黄肌瘦，冬天没有棉衣，手上的冻疮和裂口从来没有好过。很多老师都送过衣服和食物给他。虽然成绩很好，却不愿辍学，过早地承担起了养家重担。后来见到他，一张二十岁的脸苍老得跟四十岁的中年人一样，让人唏嘘。所以，当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，特别是一系列助学政策的出台，他发自内心的欣慰和拥护。

村里的情况不太乐观。数据不统一。老百姓不讲卫生，生活垃圾、牲畜粪便遍地都是，让人皱眉。工作量大，个别村干部有情绪。建档立卡贫困户中，有的深度贫困，生活的艰难不亚于当年那个学生。

压力再大，也必须干下去。他牵头入户，挨家挨户对比，几台电脑昼夜工作，花了一周时间，厘清了所有的数据。烈日下，他戴一顶草帽，在田边地角与干部们摆龙门阵。师范毕业，疏导情绪是他的强项：“全国上下都在搞脱贫攻坚，不光是我们县，你们有情有义，有时候我累得头痛。我们一起努力嘛，起码以后要不后悔才行！”村民们看到第一书记没有高高在上地只安排工作不做事，渐渐有了激情。半年后，他们村发展预备党员六名，十位优秀干部进了“后备箱”，又推选了9个致富带头人。新的《村规民约》也张贴出来了，有奖有惩，让老百姓养成爱清洁、讲卫生的好习惯。和刚来时相比，路面干净了，每一家的院坝、房间都整洁了许多，因养殖牲口造成的污水气息至少不那么刺鼻了。

因为曾经是教师，只要入户，郭茜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：“不上学去捡虫草、松茸，确实可以挣到一点钱，可是能捡一辈子的虫草和松茸吗？看看人家脱贫了，主要还是上学的。”村里有几户的孩子因为考上学校参加工作脱贫了，村民们上下看看，慢慢理解了“读书才能改变命运”的道理。这几年，列布西村没有一个孩子辍学。

刚来列布西村时，村民们不太认可他这个汉族“甲格”（巴塘方言藏语：汉族男人），看他的眼神是怀疑甚至有些轻视的，大概是觉得这个话不多的“甲格”怕是干不出啥名堂来。直到他带领村两委班子到县上争取到了三条水渠的项目，解决了大家期盼多年的灌溉难题后，村民们开始对他亲切起来。

他的对口帮扶户主动邀请他去家里喝酒。酒过三巡，话也多了：

“书记啊，我的手虽然可以动，但是有残疾，是在劳动中整残的，过去那些日子真的苦哦！”

“我不再娶一个妻子不行，她有精神病。你不要笑话我，我还这么年轻对不？当然我也不能甩了她，离了婚还是要让她住家里，毕竟她脑子有病嘛。”

“你有文化，空了帮我女儿补习一下？”

……
这个纯朴的中年汉子皮肤黝黑，眼睛有点斜，看人就像在翻白眼，可是只

要咧嘴一笑，一下就拉近了距离，白眼带来的不适也就忽略了不计了。他还会看风水。一天清晨，郭茜正在村道上弯腰伸腿做运动，他从土坡上走下来，用手拍拍郭茜踢到天上的脚：“你在干嘛？不像在跳舞。”白眼又一翻，神秘地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”他们过河、翻坎，上坡，两双鞋子沾了厚厚一层灰，太阳升起时，到了列布西村的至高点。从这个点鸟瞰，列布西村像一个从高处砸下来的藏梨，中间的裂口就是那条无名小河，两边的凹凸的山就是四瓣裂口。郭茜啧啧赞叹，用手机连续“咔嚓”了N张。他看一眼郭茜，微笑着翻个白眼，得意地说：“这个地方，可以看到我们列布西村的整个样子。”指着中间的山坳，又说：“看，那个地方风水最好，一般门是朝南开对吧？但是，如果在那里修房子，就不能修得太正，门得朝东南方向开，运气就会噌噌噌的上来！”郭茜惊奇地说：“你还会这个？”“这些是年轻时候，村里已经过世的多吉叔叔教我的。”他眯一下眼，自我解嘲地笑道：“但是我不会看姻缘，娶了个有精神病的老婆，现在离了婚也只能把她养起，抛弃她是罪过，没办法啊！”他们一起走下山，郭茜认真地说：“您见多识广，以后村里有啥事儿，您多出主意。”“放心吧，虽然我的话没有几个人听，但您愿意听就行了，哈哈！”一面拨开路边的荆棘，长满老茧的粗壮大手抓着一把有刺的杂草，让郭茜先走。郭茜心里不禁一热，藏族农民很实在，如果内心不认可你，你对他再好都没用；一旦认可了，就会真心诚意对你好。其实做没做事不用多说，老百姓是看得到的。

一晃便是冬天。夜里躺在床上，枕着呼啸的山风，金沙江的涛声似远又近。静夜深处，偶尔可以听见汽车驶过碾路路面发出的摩擦声，很刺耳。想和妻子、女儿视频，但白天没有时间，晚上他有时回时，她们已经休息了。他只好翻看家庭群里的聊天记录，再想想村里的事儿。发展集体经济才能让村民们有钱用，而列布西村虽是农区，却从来没有养殖鸡和猪的传统。他有点羡慕中心镇乡的安里顶村，那里的藏香鸡和跑山猪出了名的好，人家还养蜂。不过，他们有农特产品，松茸、核桃、各种水果，藏梨又甜又脆。靠近国道318线，搞乡村旅游也是路子，今后不还有乡村振兴吗！

没过多久，他们村成立了“水磨乡愁”集体经济合作社，修了由川进藏的休憩驿站，搞乡村旅游。县委、县政府非常支持，不但从六公里外引流温泉，还投资建成了游客接待服务中心。

发展集体经济要修路，需要流转土地。村民们不愿意，他们只能挨家挨户上门，嘴皮子都快磨破了。郭茜不爱说话，47年来除了教书，就数这次说的话最多。有个叫尼玛次仁的村民，怎么都说不通，去的次数多了，引起了人家的反感，干脆关门闭户不见客，彻底惹起了“钉子户”。尼玛次仁五十多岁，身板墩实，长得有点像赵本山，动作也像。

为了劳作方便，平时穿军装，而且就戴了一顶赵本山演小品时的那种蓝色帽子。只要见到郭茜他们，尼玛次仁就眼睛一瞪，背着手远远的避开，绕着走。看着他背着手，一步一顿走在田坎上的背影，就像赵本山来到了现场，郭茜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

“赵本山”太固执了，他们暂时没办法，只好冷处理，搁了一段时间。“山不转水转”，有一天，尼玛次仁家里的老人得了重病，情急之下找到村上，郭茜马上找车，把老人送到县城，又转到华西医院。为了一到成都就能入院，老人还在路上，他就找熟人想办法入院。那

天，恰逢电信公司修线路，信号时好时坏，手机只有在村口的拐角上才打得出去。北风萧萧，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他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尽头，缩着脖子打了几十个电话，人托人地折腾了一天，老人终于顺利入院。

康复出院后，尼玛次仁回到村里，村民们围着他，听他讲省城的繁华。“华西医院的人，比巴塘城里的人还多！”他又叹道：“到了成都才知道生病的人那么多！拉玛切……（巴塘方言藏语：可怜的意思）”他放开背着手，扯扯帽沿，恨不得把所有看到的都说给乡亲们。这时，他的思想也通了，不再避开郭茜他们，而是主动迎上来，热情地邀请村干们去家里作客。他同意土地流转后，还有几户不太愿意。尼玛泽仁揪揪帽子，背着手，像赵本山那样踱着方步，眼睛一瞪，嘴角往上一扬，主动扮演起郭茜的角色：“这个客栈如果外包，每年可以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9万元！那我们还等啥呢？”持观望态度的几户觉得大势所趋，也就同意了，驿站的事儿终于落实了下去。这不就是现实版的《秋菊打官司》吗？郭茜不由得得意，艺术来源于生活，不过生活里的事儿比电影精彩多了。

他和伙伴们又去县上，县委政府帮他们对接了西华大学。西华工会决定采取以购代捐的方式，收购核桃、松茸、苹果这些农特产品，增加列布西村的集体经济收入。2019年，他们村集体经济分红300元，每个人兜里都多了74元。

到列布西村当第一书记，郭茜觉得很幸运。竹巴龙乡是由川进藏的要道，地理位置重要，领导们关心，县上项目支持的力度也大。村级服务活动中心竣工时，通村硬化路也修好了，护栏安装整齐后，12户群众易地搬迁，有5户是建档立卡户。列布西村终于旧貌换新颜，村道干净整洁，果树长势良好，牛羊悠闲地吃着草，蓝天白云下，一幅美丽的幸福新村画卷舒展开来。活动中心的配套设施建成那天，村民们相约着来看观景台、垃圾池、公厕，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“城里才有的玩意儿”，让老百姓像过节一样高兴。看着他们干净的笑脸，村两委班子一千人都很激动。郭茜的眼睛也湿润了，不论高低贵贱，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个人的本能。

2018年，列布西村贫困发生率降至零，群众满意率为100%，通过了省检和国检。第二年，州委、州政府评“甘孜州优秀第一书记”，郭茜也有幸名列其中。

一年后，郭茜离开列布西村，到攻坚办任副主任。知道他要回县城了，村民们陆续来看他，送来了核桃、奶酪，让他带上。有位老奶奶在围裙里兜了十几个藏梨，她拿起一个有点碎的说：“书记，藏梨就是要自己榨下来的才好吃，吃吧，甜得很”，让他非常感动。

走的前一晚，他一面收拾东西，一面想着还有什么工作没有交待到。下村当第一书记走村串户，和147个藏族村民打交道，他没有因语言不通而有过虑和，这得益于初来支边时的同事黄江明、王和平，至今他们都是“铁三角”的关系。这些本地老教师他说藏语，使他能够简单地做些口语，基本上可以听懂，实在听不懂的，能猜个大概。那些年，每值农忙，人民小学的老师都要帮家在农村的教师割麦子、收玉米，他学会了吃糌粑、土面锅盔，喝酸奶和酥油茶。坐在藏房里，那泥土与木头混合的味道，总让他想起老家的土坯房，有一种难言的亲切感。他坚信，今后的岁月里，在列布西村当第一书记这段经历，必将成为人生中最难忘的回忆。

C 加班的日子

在列布西村，做的是一线的脱贫攻坚工作。到攻坚办，尽管还是脱贫攻坚工作，但角色变了，他分管内务，又捡起了久违的文字工作，办文、办会、办事，重新开始了写材料、审材料的日子。

在人民小学站了十年讲台后，他抽调到了教育局。2004年“普九”验收，全县90多所学校，几千张表格和无数的文字资料，全部经他一个人初审。那段时间，加班加得天昏地暗，连几月几号，星期几都无心过问。电脑没有现在的好，教育局那台老式386，看一天屏幕下来，眼睛像蒙了一层塑料薄膜，还有黑点在面前飘浮。“普九”顺利通过了验收，本想安心呆在教育局教研室，专业对路，但局上还是把他调整到了办公室：“你是支边生，文字功底好”。

部门的办公室工作就是写、打、印、送“一条龙”，相当繁琐。2008年，由于在“普九”验收中干得好，一纸催调的公文，把他抽到了临时成立的县委基层办，讲话稿、调研报告、会议纪要、通知、决议、决定，各种文体不一而足，不知写了多少遍。材料的要求高，他尝尽了加班的滋味，心力被打磨得死去活来，头上长出白发，生生老了一大截，还戴上了近视眼镜。基层办撤编后，借调人员全部留在了县委办。他负责日常工作，走遍了巴塘撤乡并镇前的19个乡镇，在德达乡牧民定居点呆了一个多月。不觉间，对巴塘的理解又深了一层。

这些历练，当时不觉得有啥，回头再看，是经验的累积。攻坚办都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，办文办会不严谨，办事也丢三落四。做为一位老文秘，他说，要么不做，做就要做到最好，每一份材料都应该代表自己的最高水平。除了在材料上传帮带，对收文、发文、承办、催办、注办都进行了规范。郭茜有点强迫症，喜欢干净整洁。会场上，如果坐凳不规整，他会觉得碍眼，不舒服。对那些年轻人说：“我们倒不至于拉起棉线摆坐凳，但至少看上去要整整齐齐。”有的年轻人穿着光鲜，办公桌却乱得一塌糊涂，他也看不过去：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，整洁的办公桌代表了你的形象！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办公室整洁了，办文办会没有出过差错，材料改动很少，基本上都是一次过关，文秘人员都进步了不少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在攻坚办，郭茜流过一次泪。当时手下没人，年轻时独自“上窜下跳”没问题，那时是“郭哥”，精力旺盛。成了“郭叔叔”以后，一个人做那么多事，实在难以支撑。某天在一个会上，他汇报说存在的困难就是缺人，需要充实人员才行。心里突然想起在“普九”、基层办、目标办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人时，禁不住语气哽咽，眼角溢出了泪。会场突然安静下来，领导沉默半晌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事后，他很不不好意思，想起当时的场面，自己都觉得脸红。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还能怎么办？甩甩头，他打开文件夹，拿起鼠标在桌子上敲了敲，自我安慰道：“也不是只有女人才流眼泪，管他的，脸皮厚点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算了。”没过几天，县上就给他们充实了人员，立即强马壮。他暗自窃喜，强迫自己“遗忘”了落下的一滴泪的尴尬事儿。

某天，省上来了位记者，采访巴塘的脱贫攻坚。记者来拷资料，看到大家都在加班，就让他们谈谈自己的亮点，说要多了解一点，文章才丰满。一个小女生接过话头：“我们的工作没什么亮点，就是写材料、填表、加班。”记者又问他的经历。他说：“站讲台十年，村上走了一年，坐办公室十五年。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记者正色道：“你们别笑，不得已的加班就是亮点，办文办会不是小事，痕迹管理也不全是形式主义，这个工作也非常重要。”人就是需要点拨，这之后，年轻人更敬业了。

文秘这个行当最难写个人总结，一年到头都在写，到了年底，只有简短的一段话。做过的人才知道，这个工作究竟有多么费脑子。有时候，一个标题、一句话、一个字，要琢磨半天。有人说，在脱贫攻坚一线更能出成绩。他在心里掂量了一下，觉得办文办会也有其内在的意义。

所以当巴塘摘掉贫困帽子的消息传来时，文秘人员才会那么激动。他当了先进，年轻人在朋友圈发帖：“做事认真又敬业的哥，向您学习。”

巴塘退出了贫困县，攻坚办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。上班、下班、加班、开会，日子如流水般静静滑过。加班结束，郭茜不会马上离开办公室，他喜欢关灯休息一会儿，就像在列布西村枕着山风休憩一样。窗外那盏路灯散射的光芒，如月似云，柔和而静谧。灯与他时时对望，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加班的夜晚。

（下转第六版）